

北京

丸山昏迷 著

卢茂君 译



北京市方志馆
— BEIJING LOCAL
CHRONICLES MUSEUM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

丸山昏迷 著

卢茂君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 / (日) 丸山昏迷著; 卢茂君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
ISBN 978-7-5502-7080-0

I. ①北… II. ①丸… ②卢… III. ①北京市-地方
史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2565 号

北京

译 审: 张永江
责任编辑: 夏艳 章懿
责任校对: 吕永刚
书籍设计: 刘晓翔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邮 编: 100088
电 话: (010) 64251786
印 刷: 北京山华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90mm × 980mm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6.5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02-7080-0
定 价: 58.00 元

文献分社出品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日文北京文史资料翻译丛刊》编委会

主 任：侯宏兴

副主任：滕质庆 韩旭 王灵

委 员：王颖超 张柳 夏艳 申妙

项目负责人：王向远

总

序

由北京市方志馆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首次推出的《日文北京文史资料翻译丛刊》四部名著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次出版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研究》《白云观访信录》《北京繁昌记》。这套丛刊的出版，不仅为北京文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极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而且为广大读者认知历史上的北京打开了一扇新的门窗，增添了观察了解北京的一个新的视角，丰富其关于北京历史的知识；丛刊所收录的大量珍贵照片、拓片和各种图片、示意图，更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应该说，该丛刊的出版，确实是件可喜可贺之事。我们愿意在这里为丛刊的首次亮相叫好、点赞！

众所周知，北京地区是古人类较早的生息繁衍地，也是世界上建成比较早并延续至今的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中国北方重镇、六朝古都的北京，是一座具有 3000 多年建城历史、800 多年建都历史的世界名城。具有悠久历史的北京，其拥有的丰富历史文献资料和各种遗迹、遗物，一直成为历代人们不断发掘、探索和记述的对象。

可以说，人们对北京及其历史的关注，历朝历代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关于北京的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编撰研究和积累传播，经历了主要从个人私家分散进行到地方、国家机关组织的不同的阶段性发展。

而关于这座世界文化名城——北京历史的资料文献和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记载北京历史的各类文献资料，分散存在于经史子集与稗官小说、百家之书 1600 多种古籍中。民国时期，虽年代比较短暂，却也有极其巨大的新发展和可观的成就。一是成立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北京研究院、所；二是有骄人的成果：有《燕都丛考》《旧都文物略》《北平史表长编》等，更有 1938 年北平市政府设立北平市修志处，组织编纂了一部官修的记述北京市史志的鸿篇巨制《北京市志稿》。

新中国成立 66 年来，盛况空前，不仅有数以万计的北京史地爱好者及其万千种类的成果；并且还有专门的研究、组织机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北京档案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等，以及极其丰富、硕果累累的重大研究成果。仅摘其要者简列如次：十卷本的《北京通史》、二十册的《北京历史丛书》和多卷本的《北京志》《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考古集成》《旧京述闻》，已经立项出版三十六种的《北京专史集成》（现已出版十多种）等等；我们还知道，在出版系统中，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也都出版了大量的北京文史著作。此外，还有《北京社会科学》《北京档案史料》《北京史苑》《北京社会科学报》等刊物报纸。仅以出版的数量而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新中国关于北京文史的成果、著述已经远远超过自古以来历代数量的总和。

关于北京的历史文献资料，据统计，仅仅专著即有 20000 种以

上，其他论文、文章及资料则高于著作数倍。

自古以来，不仅国人对这一最负盛名的都城著述丰富、硕果累累，而且许多外国人也被北京的魅力所吸引，热衷于著书立说。其记述关于北京的历史文献，也十分丰富。因其不同于国人的视角，而有着独特的价值。唐宋时期已有日本文化人士和僧人在其游记中涉及古代北京的一些记事，元代更有最为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 1275 年至大都，对北京——元大都宫廷等的记述颇为壮观、珍贵，长期影响了西方对北京的认识。其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极其巨大。

我们知道，在外国人所著的北京历史资料文献中，日本人的是最多的。稍感遗憾的是，在《北京历史文献要籍题解》所列的 40 部文献中，35 部均为西方人的英文著作，日本人的日文著作仅列出 5 部。其实，稍加检索，就能查到大量的日文著作。如《北京的历史》《北京风俗图谱》《清俗纪闻》《北京的史迹》等等，最为著名的是 1806 年大阪龙章堂出版的六卷本《唐土名胜图会》，该书以极其丰富、珍贵的插图见长，还列出了当时的参考书目 51 种。笔者作为北京史研究门外汉，又深爱北京的日本史学人，想在这里呼吁：我们应该更加重视，更加注意发掘、翻译和研究日本人关于北京历史的资料文献！

当然，笔者也清楚，国内已翻译出版的日本人对北京历史的相关文献资料已经不少，并且一直受到北京研究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唐土名胜图会》等就早已出版了中文翻译本。

但是，也确实还有相当多的日文书，尚未翻译出版。北京市方志馆的领导独具慧眼，颇有胆识和气派，以方志馆文献编研部的工作人员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夏艳女士为首的出版团队，的确可赞可佩，他们以脚踏实地的风尚，不辞辛劳，推出这套很有学术价值、

现实意义的丛刊。笔者愿意在此向他们和四部书的译者和序言作者表示深深敬意和谢意！

笔者还想说明，现在出版的本套丛刊，具有几个鲜明的新特点：一是门类齐全，涉及北京社会各个领域、层面；二是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即作者都是对当时北京的社会现状亲历亲为、实地考察的所见所闻；三是记述现状时，对人物、制度、事件、机构等等，均追本溯源，讲明来龙去脉，从而使一般读者能了解其由来与发展；四是叙述北京文史遗迹时，注意对相关方面的知识有所联系，特别是考虑到日本读者不大了解北京，故多是最通俗易懂的讲明，使事物保持完整性，记述颇有可读性。

同时应该指出，日本人的这几部著作也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六点：一是有的作者明确写明就是为侵略中国服务的（《白云观》作者在最后说明中就明确表示，该书是为日军侵占中国后献给“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份礼物）；二是出于为给日本人阅读，故有的记述过于一般化、失之浅显；三是有不少记述存在疏漏、失误等不实之处；四是畸轻畸重，有的过于琐杂，有的又失之简略；五是叙述内容，有不少抄引于中国的相关著作，如《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等，却有失严谨，几乎每处引用都有错误疏漏；六是对当时中国及中国人在字里行间都有程度不同的鄙视和蔑视。

今天出版这些翻译著作，具有弥补北京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缺和不足的文献资料价值，因而具有学术意义；又由于日本人的研究方法、叙述特点，对我们也有一定启发；在建设文化大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北京的今天，我们正大踏步走向东亚、走向世界，从而更需要准确的了解历史上日本人如何看中国、看北京。从而本丛刊也有一定的现实、当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我们更期待北京市方志馆的领导和出版社领导一如既往的重视，并且尽快组织，使第二、第三、第四套丛刊能够持续不断地、尽快地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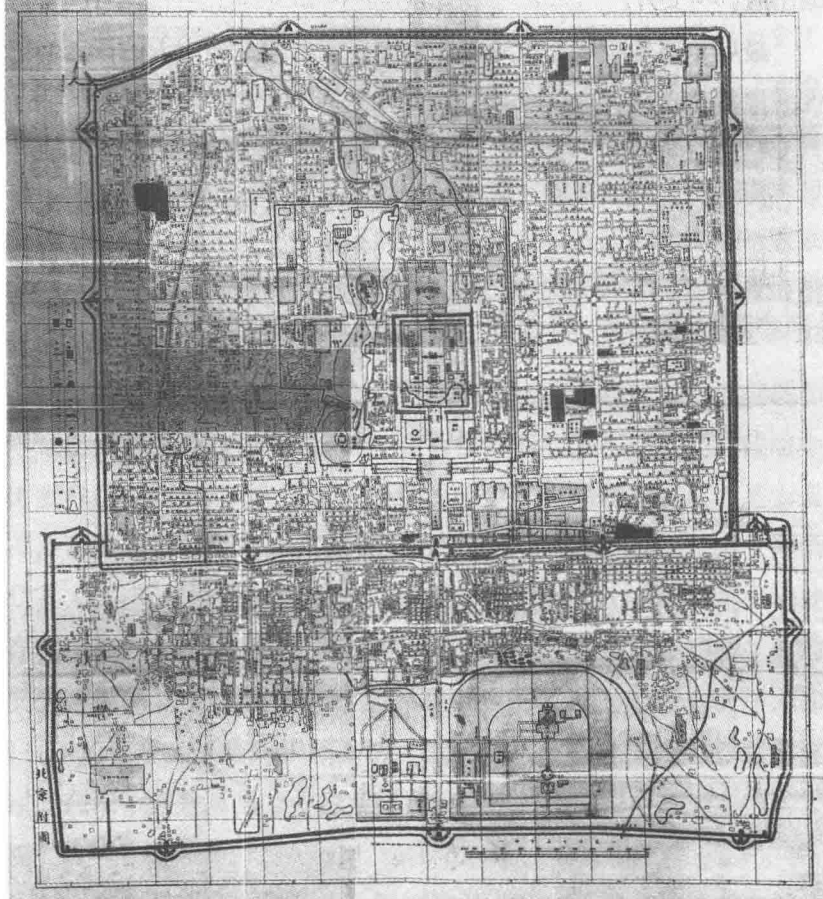
最后，还是应该郑重的向北京史研究者们、向广大的读者们热忱的推荐这套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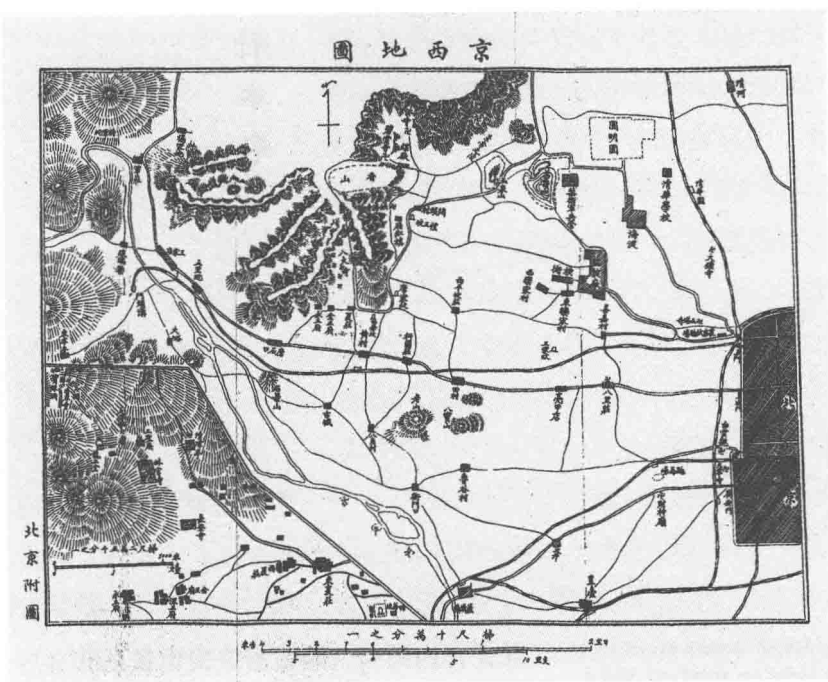
汤重南

于 2016 年春节

北京附圖



北京附圖



京西地圖

译 本 序

北京是历史文化古都，但国内有关北京地情方面的研究著述数量并不多，这多少跟北京的城市特性有一定关系。北京是一个政治中心城市，人们对于政治的过分关注往往导致对城市本身发展变迁的忽略。

美国学者大卫·斯特朗甚至说：“民国时代的北京为各类研究这一时期的精英政治和国家政治提供了一个背景与舞台，但城市本身在这些研究中却并未被注意到”^[1]。近些年来，学界对这个问题开始有了一定的关注，相关研究也逐渐展开。

随着北京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外国学者编写的有关近代北京的历史文献资料，也越来越被纳入了我们的视野。近年来，瑞典汉学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美国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的《古都旧景——六十五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德国约翰·拉贝的《我眼中的北京》等书，相继在中国

[1]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P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翻译出版。这些文献资料记载了西方人眼中的北京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五六年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建雍先生曾提议编辑出版一套《北京史译丛珍档》，其中包括《老北京》（克里斯·埃尔德）、《北京宫廷编年史及回忆录》（巴科斯）、《莫里森在北京》（莫里森）、《北平居民的家庭生活》（西德尼·D. 甘博）、《英国初建使馆时期的北京和北京居民》（伦尼）五种图书，相信此事是可以期待的。

[2]《新支那》：当时北京唯一一家日文报纸，明治四十五年3月开始发行周刊，大正二年9月1日改为日报，主编为藤原镰兄。

另一方面，相比于西方各国，近现代日本学者有关北京的著述数量更大，也往往更有文献史料价值。尤其是日本文化人、学者、旅行家、商人、政客等对近代北京的观察、描写与研究，数量非常可观。民国时期日本学者以“北京”为题名的著述，以及有关北京的专题研究的著作，恐怕不下上百种。这些著述涉及民国时期北京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作为记录北京历史的独特而重要的史料，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尤其是书中有大量珍贵的历史老照片、图片，有许多是在我国相关史料中所罕见的，这些都体现了日本学者观察北京的独特视角。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部分著述重视不够，译介很少。

1920年后，日本的旅游业兴起，前往中国旅游的日本人大量增加。北京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地位，成为日本人最为关注的目的地之一。同时，日本人有关近代北京的书籍也随即出现。其中，丸山昏迷编写的《北京》（1921.3）是最早将近代北京介绍到日本的内容系统的书籍，也开创了日本人对近代北京城市研究的先河。

《北京》的编者丸山昏迷（1895—1924），原名为丸山幸一郎，笔名昏迷生，1919年来到中国，先后任《新支那》^[2]、《北京周

[3]《北京周报》：由侨居北京的日本新闻工作者创办的日文刊物，主编为藤原镰兄，合作者有丸山幸一郎、清水安三等人，创刊于1922年1月22日，1930年9月28日停刊，共出413期。

[4]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页。

[5]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报》^[3]记者，1924年回日本。在北京期间，一直活跃于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之间，名字多次出现在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当中，当时客居北京的日本著名教育家清水安三曾说过：“最早接触北京的思想家和文人的，实际上是丸山昏迷君。许多日本的思想家和文人来游，都是丸山昏迷君陪他们到周作人和李大钊家里去的。说实话，我自己也是该君陪着去拜访周作人和李大钊的。”^[4]石川祯浩甚至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介绍李大钊加入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就是这位丸山。”^[5]第一次将鲁迅文学成就介绍到日本的也是丸山昏迷。1923年4月，丸山在《北京周报》上发表人物介绍文章《周树人》，文章不仅高度评价鲁迅的文学成就，还认为鲁迅为“一位企求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斗士”。1924年1月至11月，《北京周报》（第97—137期）连载了丸山昏迷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鲁迅著作首次被翻译成外文。所以，可以说丸山昏迷是日译鲁迅著作的第一人，恐怕也是世界上译介鲁迅著作的第一人。

除了主编丸山昏迷之外，《北京》一书的其他执笔人员都与当时的北京乃至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他们各自从所擅长的领域，对北京历史文化进行了介绍评述，帮助当时的日本人从各个角度了解北京。这些执笔人包括今关天彭、石桥丑雄、西田畊一、胁川寿泉、永野武马、村田鸟江、栗原诚、山川早水、藤原镰兄、佐藤政信、佐藤泛爱、木村庄八、清水安三等人。其中，今关天彭，名寿麿，号天彭，亦称天彭山人，鲁迅笔下始终以“今关天彭”相称，他是日本汉学家，1923年移居中国，在北京建立了“今关研

究室”，专门从事中国文化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他的有关中国的研究活动和成果对日本的政界和学界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石桥丑雄于日本大正初期来到中国北部，因为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后来留在北京研究当地的古迹，其研究成果被北京市公署秘书长室和观光课采用，著有《北平的萨满教》《北京游览指南》《天坛》等，其后代石桥崇雄也是研究中国清史的专家，现为日本国士馆大学教授，著有《大清帝国》一书。西田畊一著有《最近的中国》等著述。胁川寿泉当时被称为“花柳博士”。民国初期，在旅居北京的日本人圈子里流传着“某某博士”的称谓，这种称谓并非指真正取得博士学位或称号者，而是一种绰号，特指对中国某一领域较为精通的人，如对中国京剧颇有研究的辻听花被称为“戏曲博士”，大正、昭和时代的中国民俗研究家中野江汉被称为“城墙博士”。《北京》中有关京剧的部分内容节选自村田的《京剧与梅兰芳》。村田鸟江，名为孜郎，又名鸟江散人，其著作《京剧与梅兰芳》是日本最早介绍梅兰芳的著作，梅兰芳首次访日演出期间，也是村田担任全程向导。书中有关“文华殿读画记”的部分，节选自栗原诚的《中国美术研究丛书（第一编）：文华殿古画目录·文华殿读画记》。山川早水，曾为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日文教师，著有《巴蜀》一书，在北京时为《顺天时报》记者。藤原镰兄时任《北京周报》社长和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丸山幸一郎、清水安三一同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中国文人来往，并将其记者生涯集成出书《北京二十年》出版。佐藤泛爱，时任国际观光局北京支局主任。木村庄八是日本西洋画家、随笔家、版画家，与木下杢太郎合著《大同石佛寺》。《北京》一书中有关“大同石佛寺”部分出自木村之手。清水安三于1917年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1921年在北京设立崇贞学园（今北京陈经纶中学的前身），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书中“北京的耶稣教”内容

出自清水安三之手。在北京期间，清水安三跟胡适、周作人、鲁迅等文化名人有广泛的交际交往。

《北京》一书大致分为十八个部分，具体为：北京概况、旧皇城、东城、西城、北城、外城、近郊、远郊、北京的风俗、北京的日本人、北京的耶稣教、文华殿读画记、大同石佛寺、京剧、中国货币、中国的度量衡、中国旅行的注意事项、北京各机关以及近郊名胜。作者首先简述北京的历史、自然情况等，再进一步介绍旧皇城、东城、西城、北城、外城、近郊、远郊各区域特征和作用。这部分内容为全书重点，所占比重最多。北京风俗部分，从发式讲到服装、饮食、居住、全年节日以及婚礼和葬礼；北京的日本人部分，介绍日本人在北京的发展状况以及各组织结构；北京的耶稣教部分，具体介绍耶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再进一步说明各教会在北京的分布状况。另外，如前所述，文华殿读画记、大同石佛寺、京剧分别节选自栗原诚的《中国美术研究丛书（第一编）：文华殿古画目录·文华殿读画记》、木村庄八与木下杢太郎合著的《大同石佛寺》、村田鸟江的《京剧与梅兰芳》。中国货币部分介绍了银本位的中国货币制度、货币种类、兑换办法以及迟迟未能推进的币制改革困境。为便于游客了解中国的度量衡，在中国的度量衡部分将中国甲乙两制与营造尺库平制、万国公制、英美日制进行了比较说明。最后部分列出北京公署、学校、图书馆、医院等机构以及近郊各地名胜古迹。编者在向读者介绍说明北京历史、自然等各方面情况的同时，以日本为参照，从各个角度将北京和日本进行比较，并对两种文化进行了评价，既有对中国文化正面肯定的部分，也有对其负面加以否定的部分，但更多的是介绍中日两国风俗习惯的不同，告诫读者到中国旅行需要注意这些不同之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这些对于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北京的真实社会风情也有着十分重要

的参考价值。

在关于北京的风俗章节中，作者在介绍中国传统节日时，不惜笔墨描写春节贴对联的习惯，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仰慕之情。“对联有门心、框对、横批、抱柱、春条、斗方等几种……这些对联着实让人感受到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国’。官吏、商家、寺院等处的对联句句贴切，例如，‘闹市大吉’、‘万事亨通’通用于商家；‘善扫千里阵，能生五夜光’用于文房笔墨店铺；‘藏古今学术，汇天地精华’贴于书店门上；‘清风生掌握，爽气满襟怀’则用于扇子店，诸如此类。”^[6]在这一章节提及中国服装时，编者谈到自己通过对风俗习惯的了解，也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国服装袖子比日式服装、西服等的长很多，甚至长到指尖，更有甚者还要长出指尖一两寸。因为没有像日本服装那样可以将手揣在怀里或是像洋服那样将手插进兜里的设计，大部分中国人将两只手交叉揣在袖子里，尤其是冬天，揣在袖子里的手几乎很少拿出来。看到此景，能够深切地体会‘袖手旁观’一词的含义”^[7]。另外，编者还从北京传统住宅的居住方式思考中国婚姻文化成因，例如：“大正房一般是主人和正夫人居住，厢房多是子女居住，后罩房是仆人等居住。中等以上的家庭，每人各居一室，夫妻用膳也不同处。在中国，妻子与众多妾室共居一院却相安无事，究其原因，长期以来的风俗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与房屋的建筑结构有关系。”^[8]在介绍中国酒时，详尽说明了每种酒的制作方法，并对中国人的饮酒习惯表示佩服，并认为“《水浒传》里的豪杰等人物都是相当了得的酒豪。中国人几乎都很有酒量，但是，街上很少能看到喝得酩酊大醉的行人。即使屋内喝的疯癫狂乱，也不会上

[6] 丸山昏迷著：《北京》，大阪屋号书店出版，1923年，第319—320页。

[7] 丸山昏迷著：《北京》，大阪屋号书店出版，1923年，第274—275页。

[8] 丸山昏迷著：《北京》，大阪屋号书店出版，1923年，第294—295页。